

演戏经验

于千、筱佩珠、伊之等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导演工作的几点体会.....	于 千	1
我是怎样扮演三个不同类型人物的.....	王玉梅	13
我怎样扮演了「归来」中的童蕙云.....	筱佩珠	18
我怎样扮演的李占娥.....	张桂花	21
我演俊英的体会.....	杜巧云	24
关于化裝的几个問題.....	伊 之	27
关于舞台美术工作的观感.....	龔和德	33

导演工作的几点体会

于 千

导演是戏剧艺术創造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因之，一个从事导演工作的人，一定要具有一些文艺修养、政治修养和生活修养；此外，还要明白演员艺术的特点及舞台設計工作的特点（如布景、灯光、服装、化裝、造型、效果等）。否则，便无法深刻而细致地去领导演员们进行創造工作。所以，做导演的就要知多見广、勤学多鑽，以丰富自己多方面的知識与才能。

当导演接受排演某一个戏的任务后，他第一步的創造工作是分析剧本。分析剧本的内容大致如下：

1. 了解剧作者的生活特点及写作风格。
2. 写作本剧时之时代背景。
3. 剧本的中心事件（指主要情节）。
4. 剧本的主题思想。
5. 剧本的最高目的（指教育观众）。
6. 贯串全剧的动作线索（基本的和从属的）。
7. 剧情高潮。
8. 角色的性格分析。

9. 目前上演的現實意義。

10. 排演應注意的事項。

分析的目的在於使全體演員及舞台設計人員經過座談討論，能準確的理解劇本，統一認識，以便步調一致地行動起來。導演應在這項工作中將演員們的分歧意見和錯誤看法導向正確的境地，並應在座談後作總結發言。

導演的第二步創造是舞台構思。構思是導演打算使用什麼手法去表現劇本和人物的一些具體處理方法。這點，最好不叫演員們知道，以免約束他們自己的藝術創造，同時也便於導演在排演中進行啟發誘導工作。否則，導演的舞台構思都告訴了演員，導演倒不好進行工作了。

以下，我想談幾個在排演實踐中所接觸的實際問題以供參考。

(一) 導演要善于啟發演員展开想像

發揮想象力是一切藝術創造工作中的一个首要环节。沒有想象力則很難將丰富多采的生活樣式及人物面貌有力地表現出來。因此，導演要啟發演員，首先導演者本身應有如何處理劇本人物的丰富想象，這樣，才能心中有數地去誘導演員進行創造。這就需要導演者在這方面付出艱巨的勞動，也就是說，他應當比演員準備的更加充分才行。

例如：我們在排演《萬水千山》第五幕開幕後戰士過場及二虎上場找小周一節。該幕的時間是1935年8月15日的下午，地點是草地，布景是一營營部宿營的地方。地勢較高一

点，長有柏树，从柏树空隙看过去是被大霧籠罩着一望无边的草原，阴云弥漫着天空，……而我們的排演呢？是在代用品的排演場里，除了用平台搭起的較高地勢及代用一棵大树与白被單搭成的小帳棚外，再也沒有什么了，我們就这样安排了排演环境。

开幕了，小周爬在大树下避风，风車搖出激烈的风声，几个演掉队战士的羣众演員三三兩兩悠閑地过去了，……导演立即打断了表演，并問演战士的演員說：「你們是干什么的？」回答：「是掉队战士。」导演又問：「你們过場是去干什么？」答：「找队伍！」于是导演笑了：「我看你們象是来逛公园的。」演員們禁不住也笑了。导演說：「你們回答的还对，但是你們的表演沒有想象，沒有認真地去做！」，你們应当設想你們这些掉队战士为什么掉了队，是因为病了？累了？餓了？还是伤了呢？还是因为照顧病号伤号而也随着掉了队的呢？这些你們都应当去想它。同时，現在已經是下午了，你們急需要找到你們的連队。这样，你們就明确了你們是来干什么的了，你們就沒有道理去悠閑地过場。你們应当展开这样的假定和想象。」

几个演員沉默地追想了一下，又相互研究了他們之間的关系，于是重新开始了排演。风車使勁地又搖了起来，这次掉队战士們的表演显然与上次不同了，他們之間有的因病情、伤情，被別人攙扶着走，有的跑到前头探路引路，有的一个人肩負着数枝大枪及用具，他們張望着寻找着前进的道路。……导演又打断了他們的表演：「你們听到了风車使勁

地搖動沒有？」答：「聽到了！」導演問：「那你們為什麼對這狂風刮着一點感覺都沒有呢？」演員們不語。導演又說：「你們要注意，現在是大霧籠罩着草地，也圍繞在你們身邊，並且有狂風吹動着，雖然這一切現場尚不具備，但你們應當想象出出現在你們面前的環境是這樣的，這樣去假定它，你們的表演才會生動可信。」

演員們又重新開始了排演，他們這次真聽到了尖銳的風聲，有的并叫風吹的發寒戰慄起來，有的因在霧中無法看清前面的景象，於是跑上了高坡去尋路，在風霧中有的病号低吟了起來……這樣，構成了一副掉隊戰士踰越過場的畫面。

接着，二虎從樹林的另一方向走了上來。演二虎的演員上場喊了幾聲劇詞中規定的小周之後，便直奔大樹下找小周去了（這是有些演員不從具體動作出發演戲式的習慣做法）。導演立即打斷了他的表演，說：「你這那是演戲，這是假做作。第一，你缺乏冒着狂風大霧所加予你的形體上應有的感覺；第二，你是知道劇情的，所以在你機械地叫了兩聲小周後便直奔大樹去了，這是不合情理的。」借此，導演借鑑於生活向演員講解了冬天冒着狂風大雪走路時的滋味，這樣去喚起演員對這一類似情境的一些感覺；並且，又告訴了演員不要在上場前就惦記着小周在大樹下躲着，而應當忘掉他，要一心惦念着趕快找到小周好和他一起照顧在病傷中的李教導員，……

經過導演的啟發後，演二虎的演員在表演上有了極大的

起色，他冒着风雾出場了，看不清前面的方向，叫风吹得不由自己地用双手把头抱了起来，由于迎面风大的緣故他不得不以背擋风讓过去一陣大风，隨后又向前面方向去喊找小周，見不到回声，便四处觀察了起来，这样就漸而發現了呈現在面前的大樹及树枝上斜挂着的小白布帳棚，于是他又站上了高坡向远处喊叫了一声小周，这时在树下的小周便鑽了出来，終於叫二虎找到了他。經这一來，二虎找小周就有著真实感了。

又如：演員在台上敘述往事讀誦大段台詞，是一件較困難的事情，这就需要導演演員共同發揮想象力來丰富它、使它生动。如「萬水千山」第五幕紅軍走草地糧絕的時候，王連長向李教導員匯報情況的一段長詞：

王：……今天中午，二班長，倒下去了。他叫我：「連長，你走吧！我不行了，我革命到这儿算成功了，你好好的干吧！等革命勝利以後到我家里去看看！要是我媽媽還活着的話！你告訴她，我雖然死了，可是革命是不會死的，會勝利的！那些土豪劣紳再也不能壓迫我們了！我們會象蘇聯的人民一樣過幸福生活，我媽媽聽到這裡會笑的。」（差点大哭起來）二班長就是這樣地白白死去了！……

這段戲本身是缺乏強烈動作的，因之，最初演員的表演是一般化的。這就要求導演啟發演員展開想像了。導演用講故事的辦法向演員講述着：王連長在長征的遙遠路途中和戰士們緊密的生活在一起，一起向敵人作戰，一起克服過多少艱險困難，彼此在战斗中凝結了濃厚的友誼，特別是和二班

長有着較濃的感情，而他却在这絕糧的草地上因吃野菜肚子脹給脹死了，臨死時托付自己給他媽媽捎這樣一個信，這生離死別的情境自然令人情感激動。由於王連長對他有著密切的友情，所以在向自己一向尊敬的李教導員敘述他臨死留言時，會因他的死瀝瀝在目而忍受不住地為他惋惜和痛哭起來，……

因此，當導演幫助演員處理大段台詞時，除了啟示他要有背景有根據地大力發揮想象力外，更重要的是要使演員有「具體對象」的去展開丰富生动的想象。這樣，敘述性的長詞自然會生動感入了。

（二）導演要誘導演員在「規定情境」中動作

使演員的表演進入角色的規定情境是導演在排演場中與演員合作的一項極重要的工作，這意味著導演是否能將演員的創造工作導向深入細致的境地。

這裡，首先讓我將規定情境解釋一下。規定情境是劇作家在作品里描繪規定好了的一些各形各色的具體情境，給導演、演員的創造工作提供了創造的素材。導演、演員又可以根據這個創造素材給以必要的補充或刪略，以豐富作品的規定情境。

例如：「萬水千山」攻打天險臘子口一場戲，劇作者所描寫的「規定情境」是：——

時間：1935年9月初，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

地點：甘肅、隴西、岷山境內的臘子口。

布景：高峯的山腰，四面悬崖絕壁，只有一條羊腸小道是山下到山上的一條必經之路。……

开幕：枪炮声在山谷中山头上响着，敌連長注視着山下发生的情况，敌軍士兵慌乱騷动。

但导演对这一小节戏的構思却遵循了生活的真实及艺术的表现特点，作了发挥与补充。导演將沒有月亮的晚上改为深藍色的月夜，这样做就使得台上演员的表演能叫观众看清楚（因为演戏是为了叫观众看的），这样表演区的灯光光源也取得了合理的解釋，否則台上一片漆黑，会将观众搞糊涂的。另外，导演根据那一帶的土匪兵喜好吃大烟賭錢这一生活特点、而改为在隐约的枪声中（意思是尚未攻至临近）敌連長在羊腸小道上自傲地低哼着下流的小調，机枪手在小道口居高临下的准备着战斗，年青的敌兵有些慌乱的注視着山下动静，几个老兵痞子却毫不在意地擲骰子賭錢，另一二个烟鬼兵却抱着枪倚着峭石在打盹。这样的規定情境就借作战前的一个短瞬，將敌軍官兵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生动地介绍出来了。否则回头叫紅軍不費勁地攻占就缺乏合理的解釋。

所以說，規定情境并不單純是舞台設計所規定的布景道具等，而是包括气候变化、地理条件、人物关系、角色的性格、爱好，以及主客觀存在的影响等諸多方面促成的。

又如：「万水千山」第二幕紅軍通过彝族区一場戏，犯有军事冒险主义思想錯誤的副營長罗順成，因为沒有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俘擄了彝人的小头領，打伤了彝人，并准备

用机枪扫射和冲锋杀敌，这种错误行为终于叫黄团长阻止了，并给了他严厉的批评。但直爽执拗的罗顺成，由于思想未通，扭不过劲来。他认为打仗不打伤敌人可又叫打仗是错的，敌人在威胁攻击自己，自己就不能伸长脖子等死，因此，他苦恼了起来。当事后教导员李有国来帮助他的时候，有着这样一段情节：

李：今天发生的事情，团长都告诉我了，还说你的情绪不太好，叫我先回来看看你。

罗：来看看我？还是来教育教育我吧！我现在成了全军的第一号落后分子啦！

李：不要讽刺我嘛，起来咱们谈谈好嗎？

罗：好，起来啦！谈吧！

李：把烟袋给我。

罗：好，给你烟袋，（等了一会，着急地）谈啊！

李：我抽口烟再谈。

罗：好，你抽着烟一句一句地慢慢地来教育教育咱这个落后分子吧！

李：你这该死的嘴，我非给你换过来不可。

在这段戏里，开始排演时，演李有国的演员，只是偏重于掌握一般政治工作人员对犯错误的同志而采取的耐心帮助的态度；而演罗顺成的演员却采取了对李讽刺的态度，这样一来，这段戏就干枯乏味了。

导演掌握了演员的创造情况，向演员作了规定情境的解释，导演指出：罗顺成叫上级严厉批评了一顿，思想不通，满

肚子委曲，自己又不能在下級面前露出来，正是滿腹怨言无处訴的时候，正好多年一起的老战友李有国来了，又是平級干部，又是很要好的。可是从他的話中听出他已了解剛才发生的情况，看样子还要給自己上政治課，于是就干脆向李发起牢騷，甚至于伸腿鬧情緒都可以，反正是在老朋友面前，暢所欲言不是常有的事嗎？而我們的现实生活当中不就是这样嗎？这样，你認真去做它，就会將有些老干部的油條味演出来了。

同时，导演又指出李有国不要象一般政治工作者的那样了解情况解决問題，而应当深入到这个特定情境中来，因为面前需要打通思想的是自己一起工作多年的老战友，他是一个又执拗又爽直的人，別扭起来是难办的，这点你应当知道，所以你應該采用对付老朋友式的方法，要和他閑聊，要和他逗笑，这样来松散开他顧忌你是教导員來給他上政治課的局面……深入到这样的規定情境中来，你們倆的密切关系就明显了，你們的动作就会丰富多样了。

这两个演員在接受导演的启示后，不久就展开了耐人寻味的动作。于是，李有国將「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段話用閑聊說笑的态度向罗說了，而罗呢？因为心里有病，越看李裝作無事的样子就越怀疑，于是就用牢騷口吻来处理「来看看我？……」最后干脆伸腿在土坡上躺了下去，李見此情，逗笑着拍打罗的腿叫他起来，于是罗便不得已无精打采地起来等李发言，李为了松散开他这种心情而又避而不談地故意向罗要烟袋吸起烟来，罗本来作好准备等上政治課，見李反而

津津有味抽起烟来了，便着急叫李談，李到此时却偏不談來
彎他，因此「我抽口烟再說」這句話也動人了，羅滿肚子委
曲又發起牢騷來，李則逗笑說：「你這該死的嘴，我非給你
換過來不可。」這樣一來，這一對老幹部的戲就不是四平八
穩一般化的表演，而是很富有人情味。

以上這段戲之所以動人，就在於這兩個演員真正弄清楚
了自己的規定情境，並認真地去做而產生了令人信任的舞台
形象。

（三）導演應要求演員的動作真實、合理、貫串

演員的表演是完全依賴於動作的，因之，動作的真假決
定著舞台形象成功或失敗的命运。所以，導演要貫注全力地
去幫助演員首先走入真實。

例如：「萬水千山」強渡大渡河一幕中，李有國向老船
夫借船的一段戲，由於老船夫缺乏對紅軍的認識而怕借他的
養家船，推委說：「沒我的事，我走了。」而李有國緊接着
說：「老大爺，坐下談談吧。」船夫又說：「沒什麼可談了，
反正我的船是爛了呀！」（演員又裝做要走）。導演打斷了
這段戲的表演，問演船夫的演員：「你為什麼不真走呢？」
演員很窘地說：「因為我下面還有很大一段戲在台上……」
導演說：「这就錯了，你腦子里淨想這個怎麼能認真地動作
呢？你要真走才對，至于留下你繼續談話那是他的事情！」
於是，又重新開始了排演，這次船夫一面向李說我走了一面
却匆匆溜向木橋走了。而演李有國的演員挽留的動作一時遲

緩疏忽，沒有完成他留下船夫的任务。这时，导演在旁說：「对，因为他沒有真誠积极的态度挽留你，你就应当溜走。」同时，导演又說：「紅軍在这天險的大渡河边，天在下雨水在漲，后面又有敌兵追击，而紅軍当前最需要的就是渡船，你要放走了老船夫，你就借不到这条唯一的船了，因此，你一个瞬间也不要忽略他，生怕他溜走，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打通他、說服他才行！」經過一启发，便使这两个演員的表演成为一个真要走，一个再三地紧紧挽留，而有些真实味了。

又如，老船夫有一段向李有国訴苦的長詞是：「……同志！这些年来是兵慌馬乱，路断人稀，来往客商很少，过河的都是那些当官的当兵的，过了河又不給錢，船爛了又沒錢修它，沒法子呀！我还种了点地，可是地是地主的！每年除了給地主納地租以外，还要納糧上稅！……」

而演員的处理是面向李有国訴說的話极少，大多台词却面向观众。于是导演問演員：「你的話是說給誰听的？」演員回答：「李有国！」导演：「那你淨面向观众訴說什么呢？这是一种帶有惯性的毛病，好多演員常喜欢在台上不与对手演員呼应交流，而愿意面向观众，这是沒有道理的。你想你在生活当中会这样嗎？你將心里話說給你的知心人听，而你的臉却不向着他，恐怕不可能吧！」

导演就是这样遵循着生活的邏輯来不断糾正存在于演員表演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动作。

再如，在第二幕中曾有着这样一段戏：

李：……党信任你，可你为什么不听党的話呢？

罗：不对，党讓我干什么，我从来沒說过不字。

李：那你为什么不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呢？

罗：我們执行政策，可是彝人他們不执行！

在这最后的一句話中显然看出罗之强詞夺理了。但演罗順成的演员当时被李抓住小辯質問后，而是用强硬的不講理的态度来表演的，这种表演的結果自然不能表現出其强詞夺理。于是导演指出：当罗听李說他不听党的話要立即認真去反駁他，并要強調出自己从来没有不听党的話，但叫李借此質問到民族政策則理屈了，这时应啞口无言，沉默它一下。而在这个沉默中你要找到合理而又貫串的动作內容，比如「就算是我在这一点上錯了，可那是因为彝人落后，不执行政策才引起我这样的！……」認為自己滿有情理，再談那句强詞夺理的台詞就有动力和根据了。

导演的創造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滲透到演员的表演中去。可以說是大至全剧，小至一段戏、一句話、一个眼神。

我是一个初学导演工作的人，所談的仅只是排演場工作中的几点感受和体会，有些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讀者帮助指正。

我是怎样扮演三个不同类型人物的

王玉梅

我是在一九五〇年才开始做表演工作的年轻演员，由于工作时间较短，所以在文艺理论、舞台经验等方面都很幼稚，懂得很少。尽管是这样，在这短短的几年中还是演了些戏，在演这些戏中曾扮演过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四十多岁的老工人，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二十多岁的少妇、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由于某些角色与演员本身条件距离较远，所以在扮演这些角色中碰到了很多困难，在创造的道路上也走过不少弯路，甚至于出现了些笑话。记得我第一次扮演老太婆时，由于本身缺乏生活，理解不了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所以就局限于从外表上单纯的模仿，走路弯着腰、脚尖要翘起来，结果同志们都在笑我。最后我才知道由于脚尖翘的太高，不但不像老太婆走路，反而象个机器人在走路。象这类的笑话出现了不止一次，不再一一例举。

在演《全家通过》一剧中，我扮演了姜振明的妻子马玉兰一角，她年纪约有二十二三岁，由于她为人善良贤惠脾气好，能干活又泼辣，但又有条有理，同时又稍有点文化，懂点道理，所以她能得到全家的（婆婆、丈夫、妹妹）喜欢。

但她唯一的缺点就是好人主义，还存在着无原则的尊婆婆敬丈夫的落后思想，她不敢在婆婆面前去勇敢的正视真理，说服婆婆，同时她也不愿丈夫和妹妹用严厉的态度去教育妈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最后她的思想也得到了批判。

我扮演了「破旧的别墅」（又名：他与她）一剧中的她——安娜一位高级女间谍，年纪约有三十多岁，表面上看起来她是一位多么漂亮、善良、仁慈、聪明，而又热情的女郎啊（这也正是她诱人的本钱）！实际上她却是一个老奸巨滑，又阴又毒的吸血鬼。但由于她有多年伪装的经验，使人们相信她是个非常好的人，她巧妙的与工程师安得列夫演着双重戏，她自信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最有能力的女人，但最后她落网了，直至她溃败到什么角色都不能假扮。

最近我又扮演刘胡兰一剧中的刘胡兰，这位女英雄，是人人皆知的。她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她却有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品质，她对党每次交给的任务都是忠诚积极，不折不扣的去完成，她对人们充满真挚的阶级友爱，同时她也有远大抱负和美好的理想，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她集中地表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贵品德，她的英雄行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以上这三个人物的思想本质及外形上，都有着根本的差别：一个是好人主义的典型，一个是破坏革命事业的反革命女间谍，一个却又是能经受一切革命考验的女英雄。我在扮演这三种不同类型人物过程中，有以下几点粗浅的体会：

在我初次接触到安娜这个人物时，就想应当在她一上场

就要使觀眾知道她是个坏人，但究竟該如何表現呢？我覺着她对工程师的态度，应当是从热情中透露出虚假，当手枪被对方夺去时，她笑了，我想这儿笑的不能太真了，否則觀眾会推翻以前的看法，真的相信她是給他鬧着玩，她是个好人。我就按照这样的想法去表演，結果全被导演推翻了。导演說：「你对他的热情太不誠恳，你的笑太假了，你这样做，不怕对方发觉你是个坏人嗎？若真的引起了对方的怀疑，这对你來說是很危險的，你不但不能获取工程师的皮包（文件）和他的人，同时連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所以你对他的接触，一定要做到真正的誠恳和热情，叫他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同时你的笑也一定要真笑，使他感到你真的是給他开玩笑，博得他的信任。」在导演多次的启发下，使我逐步的开始認識到这个問題，就是說无论扮演任何角色，都必須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比如：在現實生活中有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決不愿叫人知道他是反革命，甚至于他还想尽一切办法来掩飾自己的反革命行动，这正說明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与尖銳性。

戏剧中所表現的这个女間諜也是这样，安娜决不愿叫工程师发觉她是个女間諜，她要想尽办法去遮盖，更重要的是她并不認為自己是坏人，相反地她反而感到我們是坏人，是他們的最大敌人，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剧中敌我之間矛盾真正的尖銳化，才合乎生活的真实，才能使觀眾相信。由于从思想上改变了对人物的看法，所以在逐步的排演中也舒服多了。